

◇丁大见专栏·花草见

◇书心书影

◇山川故园

石楠

大雪时节，大雪未至，零星地飘了点小雪，阴冷了数日，便是冬日暖阳，暖阳斜照江淮平原，植物的色彩依旧热烈，不见颓败。夜晚，苍穹挂着星河，猎户、双子、御夫、金牛四星座拱卫着明亮的岁星（木星），如同古往今来那些戍边的勇士，拱卫着中原大地。

穹顶之上斗转星移，人间春秋草木枯荣，时间无情地刷新着数字，一往无前，不知不觉，岁星在穹顶走完了一周天，十二年一周天，十二年的岁月，集齐了十二个生肖年，子鼠亥猪，传说天地混沌，鼠咬天开，创下不世奇功，子鼠位列第一。不同生肖属相的孩童呱呱坠地，十二年便是无畏的少年，十二年便是逐梦的青年。

仰望天际，星若尘埃，宇宙足够宽广，天地足够宽容，容得下每一个人，无论得意还是失意；容得下每一棵树，无论矮小还是高大；容得下每一片叶，无论繁茂还是败落。春去秋来，一岁又一岁，茫茫人海，草木一秋，生命向阳而生，感知着温度与光的变化，感知着冷暖，感知着枯荣，春华秋实，以色彩的語言，表达着自我的感受，变幻着不同的心绪，由此绚烂多姿，或姹紫嫣红，或层林尽染，或银装素裹，共同交织了这此起彼伏的江山图景，如此多娇。

冬日暖阳，午间，在小院晒着太阳，喝着茶水，自有一番惬意。门前有两株石楠树，这繁茂的蔷薇科石楠属乔木，圆盖形的树冠，四季常青，春日开满枝的小花，秋日结满枝的小果，色调热烈，素雅的白花，红彤彤的小果拥簇在枝头，染尽了凡尘之色，白花赏心，红果悦目，便是深冬时节，各类草木的艳丽逐一褪去，那满枝的红果依旧在高枝上耀眼，增添了一抹喜气。

石楠花果之色很美，然而，石楠花气味难闻，草木也有缺点，哪能集合所有优点，做到完美无瑕呢？生命的特性是相通的，草木一秋，人生一世，就像那些有样不同属相和性格的孩子，自出生那一刻，小小的身体就寄托着父母的期望，既希望孩子平平安安、欢欢喜喜长大，又希望长大后样样优秀，出人头的。孩子们日渐长大，从少年到青年都肩负着这样的责任，无法活出自我生命该有的样子。然而，石楠给出了答案。

石楠似乎并不在意这小小的缺点，好看又好闻的花儿易被人攀折，好看却难闻的花儿得以保全，安安稳稳在枝头绽放，完整地走过了春秋，何尝不是一种宽慰，这像极了庄子的哲学。所以，石楠并不在意人的看法，树下人来人往，你喜欢也好，你讨厌也罢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只管开好自已的花，结好自己的果，便是秋风萧瑟，天寒地冻，我依旧热烈，此心不改，此志不移。

草木不言不语，石楠以生命的姿态，无声地表达着它的价值观。有人因石楠花难闻而讨厌石楠，而我因石楠花的精神而歌颂石楠，这才是生命该有的姿态，该有的样子，何惧外界的评说，在意他人的喜好，自有一份定力，常欢喜，多喜乐，开好花结好果。

秋冬暖阳，阳光下的水杉羽叶是金灿灿的，鸡爪槭与元宝槭的叶或红或黄，正在飘落，银杏叶的妆容正好，一树热烈，总之都是好看的，它们与石楠一同装饰着冬日的江淮大地。

当雪花漫天飞舞，天地一白，石楠的一抹人间暖色，与雪花共舞，告诉雪花，它不知道的故事，春日的花香，夏日的虫鸣，秋日的硕果，还有那些树下花前走过的人，聚散离合，关于他们的心事，他们在凡尘里的悲喜所求，互利互欺。还有独行独思之人，那个喜欢仰望星辰，看星星的青年，从少年走向青年，竟是荆棘之路，跌跌宕宕，起起伏伏，仍有少年心，仍心怀希望，去追寻那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
羡慕大航海时代的植物学家，乘船远洋，前往各大洲不知名的岛屿，采集植物，命名植物。那时没有相机，每一株植物需要精致的手绘，记录在册，由此诞生了植物绘画，风靡一时。若时空可以叠加，我要带着相机，回到明代，去追随李时珍的脚步，做他的书童，向大师学习，随他翻山越岭，详细地记录每一株草木，他们的植物特征，向大师请教，每一株植物，每一个部位的药性药效，记录在册，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儿。

大梦如大雪，大雪时节，江淮平原，大雪未至。凛冬的雪花，是那样的美，那样的晶莹，那样的洁白，似乎美好总是抓不住，留不住，转瞬即逝，让人惆怅，然而，真的失去了吗？形态的互换，能量的转化，天地之气，草木之力，人的精神，依旧在时空里续写。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温柔·沉静·干净

——冯渊《夜路温柔》读后

叶梦瑶



《夜路温柔》 冯渊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散文集，由“十五岁的河上之旅”“夜路温柔”“澄澈而又荒凉”“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”四个篇章组成，让我拥有一次非常愉快的审读。作者的笔触极好，生动、沉静、富有色彩、流畅，一气读完，回味无穷。

“十五岁的河上之旅”写村庄、土地、狗、南瓜、甜味、河流，写关于儿时故乡的记忆。他写儿时的乡土生活，那是离他现在很远的过去，但其实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未曾体验过或再也无法体验的。那一份“乡土生活”所代表的温柔、气味、声响，意味着脚踏泥土、看河流流淌、看四季在空气中的变化。这在当下被短视频、热点、争议充斥的时代更显珍贵。

“夜路温柔”写成长之路，写生命中的老师。他写那些很“小”的人和事，读来十分感动。“永”从竹青姐的笑容、眼睛里看到“幸福”。我想，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那样幸福的瞬间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也想到初中时候的同学，那时候她说，她希望时间能够永远停留在现在，她就能永远和自己的爸爸妈妈、家里的大狗在一起，在公园欢笑玩耍。那个时候我不懂这意味着什么，不知道幸福是什么。但是现在有些理解了，“幸福”不是成功之后的昂扬，他希望是那些让人心里觉得暖洋洋的爱的瞬间。

而幸福只是瞬间，死亡之后才是漫长。竹青姐的幸福没有持续很久，她的事走向死亡。读来的惋惜、悲痛让我意识到生命、命运的不可捉摸。那些出现在作者生命中的人，竹青姐、宏哥、天铎老、旺庚老师、天瑞老师，似乎是那么“小”，但都在他的夜路中留下了太多温柔的月光，他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他们的痕迹。“这个世上，知道他名字的人已经不多见了。听说他的坟就在公路旁边的油菜地里，都是矮矮的黄土包，我不知道是哪一座。他生前不为己知，死后就更湮没无闻了。我记下他的片言只语，留下他

的一点痕迹，希望后来的人知道他的存在。”

“澄澈而又荒凉”则由外部生活的描摹转向心灵，写成长过程中内心的悸动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并结合了自己的阅读史，经典文学中的情节与成长中的情感流淌相呼应，也加深了读者的共鸣。“温柔”是书名，是篇章名，是题名，其实也是作者整本作品体现的精神、视角。当一些作者选择张杨书写“性”的时候，《夜路温柔》的作者冯渊老师选择“温柔”，静静叙述情感中的青涩，写“连指尖也不曾触碰”，写未曾宣之于口的“此刻就是诗”，写“将车轮蹬得飞起来”“身体里也长出一头小牛来”，写月光、浓雾，写存在的瞬间和不会再相遇的生命。更惊喜的是克制、自省，比如“在一旁偷看是不好的”“惊喜

又觉得羞耻”，承认“忍不住浅薄轻狂”。前述的三章，作者并不是站在现在成熟的视角带着距离回望，而是保持孩童的视角，对生活进行生动的记录。“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”则包含成长过程中更浓烈的情感，还有愈加深刻孤寂的精神思考。这些记叙，仍旧被温柔包裹。亲密情感后的离别，不是对抗，而是平静无恨的分割和悲哀的遗憾。“生命中突然的相逢，一下子就打开心灵的大门，以为有千言万语要向这个对象倾诉，在生命的某个时分，固执地相信，只有这个特定的人才能懂得心里的一切。——这一切，并没有彻底从我们的生命里消逝。”

文学和故土依旧牵引着内心，也塑造着生活方式，呼唤商陆的名字，在等待调令时细看市井生活、在平天湖等待月亮……“唐海涛，冯渊，如今，你们都在哪里”，这声询问也传进了我的心里，可以更深更去看自己的过去和现在。打动我的是这本作品的温柔、干净，好像可以回到纯洁无瑕的世界，在那个世界里，文学、精神依然重要稳固，或许拥有了这些，也能更好地面对现在与未来，不是在混乱中迷失自己。

这部作品中呈现的乡土生活是与许多美好、现在难能可贵的体验与经历相连接的，所以它可以转化为“温柔”“沉静”“干净”这样的阅读体验和阅读共鸣，依然串联起成长中的滋味、精神世界。“乡土”的意义可以扩大、延伸，而同时保留其重要含义。

这本书内在文字的力量很大，“温柔”“干净”或者更多美好的词汇可以用来形容并介绍，读者也能在阅读中得到确认，能够有机会像曾经阅读张新颖老师《三行集》一样，感受一年中四季的变化。而这本书，跨越了不止一年，是人、植物更多年的成长，仿佛可以看到竹子的蓄力、破土、拔节、抽枝展叶，成为一个稳固的存在。



云海听涛 周文静 摄

◇人间小景

落雪的冬天

王凤英

每年冬天，熬过小雪的清寒，大雪便踏着凛风如约而至。朔风卷着寒意骤然席卷而来，冬天才算真正揭开了凛冽又诗意的面纱，而漫天风雪，也会在此后的日子里，一场接一场地赴约。

总有那么一天早晨，拉开窗帘，突然惊喜地发现，下雪了。

迫不及待地推开窗户，望着这场漫天大雪，身心顿觉一振。院子里已是银装素裹，玉树琼枝，天空白茫茫一片。无声的落雪，在天地间恣意挥洒，时而如梨花纷飞，时而如柳絮起舞，洋洋洒洒。

落雪的早晨，人们纷纷走上街头，或赏雪，或嬉戏，或拍照，眉眼间全是兴奋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。就连栖息在楼道里的几只懒猫，也早早地来到院子里到处溜达。被猫踩过的雪地上，瞬间一片飞鸟雪泥。

我也会耐不住雪的诱惑，穿上厚厚的羽绒服，围上漂亮的围巾，走出户外，融于雪的世界里。

脚步轻落在松软的雪地上，发出咯吱咯吱有节奏的声音，甚是悦耳。看着雪地上串串清晰的脚印，心中却又开始懊悔，破坏

了这圣洁的风景。有风吹过，树上那美丽的银条和雪球簌簌落下，伴随着飘舞的雪花，打在脸上、钻进脖子里，凉丝丝的，沁人心脾。

“风卷寒云暮雪晴，江烟洗尽柳条轻。”雪，终于停了，茫茫大地白得像一道耀眼的光，房顶、树梢、道路、山峦，都被雪覆盖着，人在其中，仿佛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在这个洁白的世界里，唯有一栋栋高耸入云的楼房裸露着身躯。

而在我们小时候，住的是一排排人字形红瓦房，墙体是用红砖砌成的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科学的防水技术，为了防止屋顶渗水，每当大雪过后，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家家户户上房扫雪。我们家也不例外，只等一声令下，我们也能上房顶扫雪了。

可父亲从来不让我们的姐弟几人上房，冰天雪地的，父亲担心我们会出危险，可我们也同样担心父亲，怕他会不小心从上面滑下来。有一次，因为雪下得太厚了，父亲在房顶扫雪时，用力过猛，脚下打滑，得碌碌地往下滑，我们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眼看着父亲就要从房上滑下来，还好房顶上冻着几块砖，拦住了父亲，总算是

有惊无险。

等父亲将房顶的雪扫下来，便有了我们的用武之地。我们开始将雪从院子里，一点一点地拖出去。拖雪时，自然也会碰到别人家的孩子，便和他们一边拖雪，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笑，比赛着谁先把院子里的雪弄干净。虽然拖雪是件劳苦活，但我们内心是欢愉的。

每当这时候，母亲也不闲着，为了犒劳我们，她掀开雪下的布袋，抱出了白莲藕一样的大萝卜，母亲说这是人生果。母亲还专门去割了肉，准备给我们做萝卜馅的水饺吃。就这样，每一个冬去春来的日子里，母亲都在呵护着我们快乐地成长。

我偏爱雪，偏爱落雪的冬天，只因雪是冬天的灵魂。没有雪的冬天，少了几分灵动生气；没有雪的冬天，缺了几许诗意浪漫；没有雪的冬天，更是了无生趣，寡淡乏味。

吴氏先祖的义举与智慧，血脉传承，国难当头之际，以几乎相同的方式——捐巨资、修山寨、保乡民——得以重现。家族谱系上的一笔墨香，为白崖寨增添了民族文化与乡贤精神的厚重底色。

吴仕杰去世后，乡亲们将其牌位祀于白崖寺中，享受民间朴素香火。朱书在传记中感慨：“视世之拥高爵、坐象比，当时则荣，殁则已焉者，其轩轻马何如也！”古寨苍苍，其人虽渺，其泽流长。

吴仕杰面对的，是中国历史上惨烈的鼎革之季。元末，政权腐朽，天下动荡，红巾军起义席卷南北，官兵与各路武装往往形同流寇，交织成了一片“地无安人，岁无宁日，鬲邑尽伤炭涂”的凄惶图景。朱书在《皖寨纪事》中记述，安庆地区“左吴而右楚”“西北皆大山”，深山巨壑，和平时期是屏障，乱世则成了百姓逃生、武装势力据守对抗的天然堡垒。宋元以来，尤其是明末清初，皖西南山寨林立，从司空山到四十八寨，无数生灵于此挣扎求生或慷慨赴义。吴仕杰所处的元末，正是这种山寨文化孕育发展的关键时期。

吴仕杰目睹了“官兵流寇，蹂躏屠戮生民，民无所倚”的惨状，决意寻找“安全之策”。他的目光，落在了县西北的白崖山（又名白牙山）。此山“山峦起伏，峻峭嵯峨，道路崎岖，地势险要”，尤其是“西营峰悬一线，峭壁摩天，窄径凌空，飘崖百仞”，实乃据守的天成之所。

于是，吴仕杰带头“捐金百万”，组织周边民众，“依山傍势，就地取材，垒石为墙”。工程有着周密设计：环绕五大山峰，顺应山脉走向，“或筑山腰，或立峭壁”，险要处甚至垒成双层；墙设东西南北四门，寨内“依东峰、西峰、北岭，各以为营，间列市肆”，俨然一个功能齐全的山中避难所与军事据点。

寨成之后，吴仕杰主导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章程，“号令严明，恩威并用”，组织青壮“寇至则齐守寨中，寇退则归家力穡”。兵民一体，耕战结合，“贼寇不能侵犯，百姓得到安身”。吴仕杰此举，纯粹是“未掘尺寸之柄（无官职，无权力），而竭其资财，出其智慧，护庇一方”。

白崖寨因其战略地位，在后世屡历兵燹，也屡获重修。明末，庠生徐行曾予增修，史可法将其命名为“云崖堡”。真正大规模、有记载的续接，则在清朝末年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庚子国变，两官西狩，天下震动。为“保障乡间”，宿松籍的刑部主事贺颀、工部主事贺欣兄弟，“仿照元末义民吴士杰，明季庠生徐行重修寨城”。他们将自家的山场纳入寨址，拓展了城墙范围，新辟出“听雨”“乘风”“朝九”三门，连同旧有的“攀龙”“百花”门，形成五门格局。此次重修，“计石垒至原基拓宽是一半”，耗资一万五千有余。

吴人寻味的，是贺颀、贺欣兄弟的这次重修，与近六百年前的初创，存在着血脉呼应。据《宿松吴氏通书》记载，吴仕杰生有四子，其幼子德麟，“出继贺氏，繁衍为趾阡乡吴贺氏一支”。朱书在传中也证实：“再次德麟，大学生，亦豪杰士，丁姨丈贺善典嗣。自明以来，吴与贺不相婚媾，职是之故。”这意味着，贺颀、贺欣兄弟，正是吴仕杰幼子德麟的后裔。

吴氏先祖的义举与智慧，血脉传承，国难当头之际，以几乎相同的方式——捐巨资、修山寨、保乡民——得以重现。家族谱系上的一笔墨香，为白崖寨增添了民族文化与乡贤精神的厚重底色。

吴仕杰去世后，乡亲们将其牌位祀于白崖寺中，享受民间朴素香火。朱书在传记中感慨：“视世之拥高爵、坐象比，当时则荣，殁则已焉者，其轩轻马何如也！”古寨苍苍，其人虽渺，其泽流长。

吴仕杰面对的，是中国历史上惨烈的鼎革之季。元末，政权腐朽，天下动荡，红巾军起义席卷南北，官兵与各路武装往往形同流寇，交织成了一片“地无安人，岁无宁日，鬲邑尽伤炭涂”的凄惶图景。朱书在《皖寨纪事》中记述，安庆地区“左吴而右楚”“西北皆大山”，深山巨壑，和平时期是屏障，乱世则成了百姓逃生、武装势力据守对抗的天然堡垒。宋元以来，尤其是明末清初，皖西南山寨林立，从司空山到四十八寨，无数生灵于此挣扎求生或慷慨赴义。吴仕杰所处的元末，正是这种山寨文化孕育发展的关键时期。

吴仕杰目睹了“官兵流寇，蹂躏屠戮生民，民无所倚”的惨状，决意寻找“安全之策”。他的目光，落在了县西北的白崖山（又名白牙山）。此山“山峦起伏，峻峭嵯峨，道路崎岖，地势险要”，尤其是“西营峰悬一线，峭壁摩天，窄径凌空，飘崖百仞”，实乃据守的天成之所。

于是，吴仕杰带头“捐金百万”，组织周边民众，“依山傍势，就地取材，垒石为墙”。工程有着周密设计：环绕五大山峰，顺应山脉走向，“或筑山腰，或立峭壁”，险要处甚至垒成双层；墙设东西南北四门，寨内“依东峰、西峰、北岭，各以为营，间列市肆”，俨然一个功能齐全的山中避难所与军事据点。

寨成之后，吴仕杰主导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章程，“号令严明，恩威并用”，组织青壮“寇至则齐守寨中，寇退则归家力穡”。兵民一体，耕战结合，“贼寇不能侵犯，百姓得到安身”。吴仕杰此举，纯粹是“未掘尺寸之柄（无官职，无权力），而竭其资财，出其智慧，护庇一方”。

